

泪洒乡村的采访

本刊主编：易艳刚

值班责编：刘晶瑶、张书旗

致编辑部的记者来信

编辑老师：

请允许我们用写信的方式，向你们介绍一下前不久在乡村走访的收获吧。

在湖南西部怀化地区的雪峰山里，我们走访了两个乡镇、一个村。采访到的三位乡村干部，一个接一个，在我们面前流下了滚烫的泪水。

在我们的工作印象中，风里来、雨里去的乡村干部，情感往往是高度克制的。“上面千条线、下面一根针”，承担繁忙工作的他们习惯将责任在肩上扛着，将困难在心里埋着。然而这一次采访，乡村干部却在我们面前坦露了内心最柔软的地方。

泪水往往让人联想到柔弱，但是，三位乡村干部的泪水，却让我们感受到力量。这力量像江南三月的繁花、青草，蓬勃生长，带给我们对乡村美好的希望。

“如果我走了，请把我埋在希望小学的旁边”

北斗溪镇，属于怀化市溆浦县。很多人是从屈原《离骚》中的“入溆浦余偃徊兮，迷不知吾所如”，才知道有个溆浦县。

溆浦地处雪峰山北麓，山叠山，水连水。尽管如今村庄的交通发生了千年之变，但仍有一些地方并不通畅。溆浦是全市人口最多的县，也是贫困人口最多的县。站在这里的大山当中，四望狭小空间，很容易产生天荒地老、与世隔绝的感受。

北斗溪是乡村的幸运儿。曾是全县偏僻落后的乡镇，3年前贯通了沪昆高铁，高铁站就设在北斗溪长长的山谷里。

3月下旬，我们在北斗溪镇见到刚从村里回



在半界村山岭上吸引了众多游客的桃林里，讲起老母亲的故事，“独臂村干”向往落泪了。本报记者段菡菊摄

来的镇党委书记梁金华，衣着朴素，皮肤黝黑，言语平实。这位已扎根乡镇16年的80后瑶族女性，真诚之中颇有几分坚韧。她没有多说自己工作，而是讲起了去年的一次远行。

2017年8月，经过7个多小时高铁车程，梁金华从雪峰山里来到了海边的浙江宁波，此行的一个重要目的是，她要代表山里的孩子、村里的父老乡亲，看望为北斗溪捐款20万元建设了一座希望小学、正在生病的傅萃老师。

“我想能够捐这么多钱建希望小学的，肯定是有钱人。”出乎梁金华意料，傅老师居然没买房子，栖住在老父留下来的公寓房里。

老房子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，梁金华走到厨房里帮着洗水果，也没看到充足的食材。傅老师是一名幼儿园职工，丈夫在基层邮政部门工作，夫妻两人收入都不高。孩子读书要钱，傅老师生病需治，而两口子几乎捐献出了多年来的全部积蓄。

近几年帮老百姓修了200多公里进村入户山路的梁金华，在工作当中遇到过很多困难，可她没有哭过。在傅老师家里，她当场泪飞如雨，这20万元，难道不是维系这个普通家庭的全部希望和生存支柱吗？

“傅老师，这钱我们不能收，我们要退还给你。”身材柔弱的傅老师微笑着回答：“不行。”

如今大半年过去了，当梁金华向我们讲述这一幕时，泪水又不由自主地从她眼角冒出。她擦擦泪水，又和我们讲起了周秀芳老师。“宁波好人”在北斗溪镇捐建希望小学的善举，源自周秀芳老师。

2015年3月初，68岁的宁波鄞州退休小学教师周秀芳和亲戚孙富老人，得知1300公里外的溆浦县需要老师支教，当即坐20多个小时的车，跋山涉水来到北斗溪镇桐林小学。当她看到10多个孩子挤在用老式砖木搭建、透风漏雨的破旧教室里读书时，便暗下决心要为孩子们修建一所学校。

从募资捐建第一所希望小学开始，周老师得到了自己教过的学生强力的帮助，并通过他们不断扩大援助“朋友圈”。以“我只是一名搬运工”自喻的周老师教育帮扶团队，已发展至3000多人，在北斗溪镇及其周边乡镇，已捐建并投入使用希望小学8所，在建12所，筹建1所，让322名贫困生得到结对帮扶，累计资助达900余万元。

援助的范围“滚雪球”般不断扩大。溆浦县教育局已与宁波市鄞州区教育部门达成交流协议，溆浦县选派中小学校长和老师去宁波挂职锻炼，鄞州区在寒暑假选定北斗溪镇作为师生夏令营活动基地。在劳动力转移、产业扶贫等多个领域，“宁波好人”与宁波当地政府，都向溆浦伸出了橄榄枝。

“周老师引发的善举，不仅改变了我们的教育，也让我们当地的老百姓受到了鼓舞和震动。我们这里有的平常偷懒的老百姓，看到这么大年纪还在拼命帮扶的她，连牌都不好意思、不敢打了。周秀芳老师甚至还对我说，要是她走了，就把她埋在



在北斗溪镇桐林弘盛希望小学图书室里，周秀芳老师在带孩子们阅读，这所小学是周老师来溆浦县支教并发动捐建的第一所希望小学。王允峰摄

她第一次来的桐林希望小学的边上。”梁金华说。

在采访本上记录着梁金华讲述的故事，泪水不由也模糊了我们的视线……周秀芳老师、傅萃老师、孙绍富老人、周老师的学生张刚，还有一大批北斗溪老百姓脱口能够说出名字的宁波好人——从未谋面的他们，却让我们感觉如此亲切。

他们为了远方的孩子，可以奉献那么多。这是多么可爱、伟大的一个群体。如果我们的社会动员起来，扶危助困的力量将会汇聚成海。

“他并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”

编辑老师，离开北斗溪后，我们往南走到了溆浦县的龙潭镇。说起龙潭镇，你们也许没有印象，然而，提到抗日最后一战湘西会战（又称芷江会战），你们可能就知道了。1945年，日军兵分三路进攻雪峰山地区，准备包抄芷江机场，伺机进攻重庆。日军最终横尸累累，大败而归，龙潭就是这次决战的主战场。

我们在龙潭镇找了一家宾馆住下。宾馆生意清淡，入住率并不高。老板姓钟，看好龙潭的旅游发展和城镇兴旺，6年前合伙投资建了一座宾馆，不想因为龙潭的发展太慢，生意不太理想。但是，承受巨大创业压力的他并不悲观。他说，龙潭的变化，他真的经营“看到了希望”。

“真的一变了，这2年的变化要赛过之前的近20年！”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，“姜立刚是个干事的干部。”这是我们第一次知道姜立刚这个名字。

龙潭镇可考正式建制的历史达千年，是周边五县市的中心城镇，城镇人口也有3万人。这里有丰富的历史文化、自然民俗资源。然而，多年来，龙潭镇经济发展缓慢，镇上以路为市，占道经营，每逢赶集日、节假日交通不畅，街道秩序混乱，城区道路四处坑坑洼洼，下水道排污不畅。

2016年初，龙潭镇的面貌开始发生历史性的变化。祖祖辈辈以来，因为没有坚固的大堤守护，洪水泛滥时，穿镇而过的河流甚至会冲到镇上，这也成为龙潭镇的心腹之患。缺项目、资金，姜立刚不等不靠，采用镇统一组织、规划，引导5个村（社区）分段组织的实施办法，为龙潭镇修建了坚固的河堤，铺设了沿河风光带，还在河边修筑了凉亭。

我们在龙潭镇多重暗访，现场看，找人问，常常听到“翻天覆地的”感叹。今年春节，很多在外的龙潭人回家过年，让他们惊奇的是，路不再堵了，臭水沟居然变成了沿江风光带。对家乡印象“反转”的他们，在网络上用文字、图片、视频刮起了一股点赞龙潭之风。“现在在外人面前都可以自豪地介绍自己的家乡，山城小镇，美不胜收。”一位叫“黄龙客栈一源仔子”的网友留言。

第一次见到姜立刚，他正坐在镇政府里的老旧会议室讲话。这是个部署扶贫、乡村环境卫生整治会议。姜立刚短发个子不高，坐在主席台上的他，说话铿锵有力，布置工作干净利落。



这位敢想敢做、行事让人敬畏三分的中年男人，私底下觉得最对不起自己的儿子。他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来扎根龙潭，而儿子在城里跟着妈妈长大。姜立刚只开过一次家长会，也不清楚儿子在哪个班。前不久，他的儿子写了篇作文，主人公正是这位父亲。当我们看这篇作文时，他把办公室的门关上了。

“我有着骨子里的排斥，因为它抢走了我的爸爸。”这篇题为《我的寒假生活》的作文，开头就毫不留情地表达了姜立刚儿子对龙潭镇的反感，不仅因为以前这里总是“脏兮兮”，更主要的原因还是爸爸。

“我的爸爸是这个镇的书记，他总是很忙，一年回不了几次家。寥寥几次回家也都说不上话。虽然我不愿意这么写，但是我感觉，我俩更像是主与客，而不是父与子。说出来很残忍，在外面住酒店，人们都还有选择权，而这种事没有，我没有权利选择父亲，他也没有权利选择儿子……他爱我仅仅是因为，我是他儿子。”姜立刚重复念了一遍儿子的“选择论”，摇头叹息。

作文记述了一次家庭的冲突。“记得那次，爸爸气冲冲地回家，我不记得我犯什么事，只记得他很凶，他说了一句：以后真要好好管教你，我低着头，生平第一次反抗似的吼道：你天天不着家，有什么资格管我”，说实话，当时我做好了挨打准备，但迎接我的却是更可怕的沉默，他沉默了。那个在外能说会道的父亲，在我面前沉默了。”

儿子接着记述，寒假回到龙潭，发现“小镇真的一不一样了”，父亲这次破例带着他闲逛，介绍镇里的变化，作文结尾写道：“隐隐地，我有些愧疚……我渐渐理解了父亲，他是一个优秀的领导，但是，不得不说，他并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。”工作中风格刚强的姜立刚，此时不由鼻子发酸，洒下热泪。他拿起桌上的一片纸巾，把头别过去背对着我们。过了一会，他擦干眼泪对我们说：“龙潭镇现在发展的势头刚转好，产业薄弱，任务还十分艰巨，我不敢有丝毫放松。”

编辑老师，站在龙潭街上，只要抬头，就可以看到当年经历湘西会战的旧时些土墙，高耸于群山之上的车岩鹰，山顶像三角尖形的红岩嘴……贫困和落后，不也像是一个嚣张的敌人，在威胁着贫困百姓的生存吗？有多少像姜立刚这样的乡村干部，舍小家为大家，带领老百姓与这个“敌人”殊死搏斗。

“70多岁的母亲本该好好享福，却跟着我这样的儿子受累”

当金黄的油菜花，怒放于北斗溪、龙潭镇的河边、屋旁、山脚下、田边，离溆浦车程两小时、同样是在大山里的怀化市中方县半界村，红艳的桃花正灼灼盛开，吸引了众多城里来的游客。

“独臂村干”向往站在桃花岭上，在接受我们采访时，不由回忆起了那不堪的一幕。那是他刚当选村支书，就被村民们“将了一军”的场景。

2017年3月，向往“施政”第一步，就是夜访村民小组，未曾料想，本是探讨脱贫的“交心会”，变成了不信任他的“批斗会”。

“你放着好好的包工头不做，有钱不赚，来当这个村干部，是想捞什么好处？”有的村民这样质疑，个别甚至轰他走，粗暴地说“滚”。

向往把委屈吞回肚子里，撂下一句话：“你们先看我的行动再评价！”

半界村地处云贵高原东侧边缘，山岭纵横，全村285户人家零散分布在山岭各处。村里没有自己的幼儿园和小学，小孩只能选择去邻村就读，村民主要靠外出务工赚钱。

5岁时一次意外，令他失去了半截手臂，目前只能靠一只手工作和生活。从小在异样目光中长大的向往，养成一种坚韧、实干、不服输的性格。他做过8年的民办教师，后因家里修房子铺地板，请师傅不肯帮忙，只好自己学着做，竟然靠着自己摸索，从干了10余年的泥瓦工变成了小包工头。

成为村里的“领头人”后，他放下了一切泥工活，将机械工具都送给了人。

“交心会”之后的向往，铆足了一股劲，全部心思都扑在工作上。去年除了除夕当天休息了半天回去吃了团圆饭，他几乎每天都在为村里的事操劳。从家里到村部要走2小时山路，更多时候，他晚上就睡在村部里。“没有全心全意的牺牲精神，是干不好这个工作的！”这是他的体会。

经过一年多的努力，他带领大家拓宽了村里6.8公里的主干道，还举办了“桃花节”，让部分村民破天荒吃上“旅游饭”。乡里茶、土鸡蛋、农家大米、自制蜂蜜，半界村的这些特产，成了城里游客的抢手货，有的农户一天能挣一千多元。

“桃花节开始那天我还下地干活，村干部说游客都来了，你要回去做饭啊，当时我还没有做生意这个概念，这也是我第一次给游客做饭。”半界村农妇许再梅家地理位置好，她站在自家木楼前，有点不好意思地说。就在记者采访前一天，她还为游客做了六桌菜。

“村民的期望值非常高，要看得见实惠才认账。”中方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驻半界村扶贫队长罗宽森说。

“以前不理解、不相信，这一年来慢慢看到了变化，向往靠得住，是个干实事的！”邻居邓运南现在每天都会碰到向往往时，跟他打声招呼。“等我老了，退了，以后我还念我，能留下一个好口碑，就知足了。”向往则这样对我们说。

当地村支书月工资加上绩效，每月2000元许，相比于小包工头，向往的收入一下子减少了好多。向往并不计较收入，但最让他揪心的是不能照顾74岁的母亲。弟弟和妹妹在外地工作，媳妇也在外打工，生病的老母亲和他住在一起。

去年插秧时节，向往带队做入户调查，途经自家门口，正看到老母亲下地翻田。当时别人家里的秧苗都插下去了，自己家的秧苗在哪里还没有着落。老母亲看向向往不管家里的事，没时间雇耕种机来收田，急得就自己下田了。

老母亲本就多病缠身，常年劳动使她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症、双腿风湿性关节炎，她只能倚仗着身子，举起锄头，干一会儿，坐一会儿……

“70多岁的母亲本该好好享福，却跟着我这样的儿子受累。”在山岭上的桃林里，在游客们的欢呼声中，这位本需社会照顾、如今却成“带头人”的48岁独臂硬汉，热泪盈眶。

编辑老师，我们已经结束采访，回到长沙。走在都市高楼大厦下面的宽阔马路上，我们的脑海里不断回想此行走过的乡村，浮现三位基层干部的身影，感念无私相助的“宁波好人”。

远方有多少乡村，正处于改变贫困面貌的历史进程之中？有多少人忘却自我伸出双手，正帮扶那些被贫困折磨、需要救助的村民？有多少破旧的教室，需要修缮以避风避雨？有多少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，盼望着在外务工的亲人归来？

泪洒乡村的采访，深深打动着我们，也激励我们走向基层，扎根沃土，去采集更多蕴藏力量 and 希望的故事。

致信记者：段菡菊、柳玉敏
2018年4月24日于长沙

浙江宁海：“小微权力清单”助“村治”走上阳关道

本报记者裴立华

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强调，要建设好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，让广大农民在乡村振兴中有更多获得感、幸福感。今年“一号文件”关于乡村振兴的部署中，有助于增强农民获得感的一条重要举措，就是推行“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”。

“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”起源于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，曾得到中央多个部门点赞。2015年，中组部印发关于《浙江省农村基层党建工作经验做法》，将“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”列为第15条；今年3月，中农办主要负责同志专题听取了相关汇报，并给予充分肯定。

这项制度到底怎么操作，能起到怎样的效果，各地推行中又要注意哪些问题？《新华每日电讯》记者赴宁海县开展了一次实地探访。

权权有清单，样样有流程

记者在宁海县各个村庄发现，几乎每个村都有“村级权力清单36条”的宣传标语和漫画，涵盖村级重大工程招投标、宅基地申请等村级事务主题。

“2014年实行村级权力清单之前，宁海和其他地方一样，面临村级治理困境。”宁海县委副书记

记李贵军说，村级党组织软弱涣散、党群干群之间发生信任危机、农村信访问题不断、“小官巨腐”等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时有发生。

据统计，2010年至2013年，宁海全县村干部的纪检信访为806件，约占全县党员干部纪检信访总数的八成；查处村干部经济类案件102件，占总数的2/3，村干部“苍蝇式”腐败已成乡村治理难题。

2014年初，浙江省开始探索权力清单制度，实行简政放权；随后，宁海率先在全国推行村级权力清单制度，经多次梳理后出台了《宁海县村级权力清单36条》。

这份清单涵盖村级重大事项决策、项目招投标管理、资产资源处置等19项村级公共权力事项以及村民宅基地审批、计划生育审核、困难补助申请、土地征用款分配、村级印章使用等17项便民服务事项，基本实现了村干部小微权力内容全覆盖。

事事能参与，件件可监督

宁海县委书记杨勇说，农村自治涵盖四大板块：民主选举、民主决策、民主管理、民主监督。从现实来看，尽管现在中央要求加强村监会，但决策和管理农民没有参与，导致后面的监督没有产生强大作用，带来了一系列问题。

宁海县按照《村民委员会组织法》，将“36条”全部纳入制度笼子，写入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，既防止了国家关于依法治理乡村没有具体化法律法规的短板，又实现了基层依法治村的目标。

力洋镇平岩村村支部书记张贤安说，以前村里基本是村干部说了算，群众很少有发言权；现在根据“36条”，凡是村里的重大决策都必须经过村党组织提议、党员会议审议和村民代表会议决议，大小村事务都必须按时按规定向全体村民公开。

以前，村集体房屋出租，只要有人要，许多村的做法就是村干部几个商量直接做决定出租。几年前，村干部觉得位于西店菜市场3间集体房屋空着有些浪费，就以10万元每年的价格租了出去。结果承租人装修之后以15万元的价格转租，村民由此怀疑村干部做事存在“私心”。

2016年9月，宁海县西店镇镇政府根据36条进行公开招标。最终，这3间集体房屋被该村冯凯平以32万元的价格中标。这个价格，是2013年以前的3倍，不仅增加了集体收入，而且堵住了那些质疑的声音，为群众所点赞。

“36条还了干部清白，让我们村干部办事有了指南针。”石孔村村书记冯权本说。

规范村级集体资产处理是36条的一个重要

方面，对于近年来腐败频发的农村工程来说，“36条”也能起到很好的作用。宁海县委常委、纪委书记徐震宇说，36条让基层监督变之前的事后监督为事前、事中、事后全面监督，村务监督员能“看图说话”，对照操作。3年来，宁海县共开展18批次村级重点项目专项监督，累计节约资金2600余万元。

人人要知晓，监督有效果

按老百姓的说法，“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”让村干部无法成为乱飞的“苍蝇”，只能变成规矩矩矩服务百姓的“蜜蜂”。

去年一市镇岭头村需要招聘两名村级事务网格员的人选，不久就有村民叶某找上村党支部书记陈瑞发“沟通”：“我有个侄子高中毕业，在村里的人缘也不错，网格员不如让他来做吧。”

其实，叶某不是第一个找到村干部的人——由于村级事务网格员有一定的薪资报酬，吸引了不少村民。对此，陈瑞发只撂下一句话：“一切照36条规定来。”

按照36条规定，村级事务网格员的任用须经过村委会提议，两委会议、党员会议商议，经过村民代表会议决议后产生。最后，经村三委会

开会商量推荐，村里召开村民代表会议进行决议，确定了两名村级事务网格员。

宁海基层干部认为，在乡村振兴推广“小微权力清单制度”过程中，需要把握以下三点：

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是龙头。没有强有力的基层党组织，再好的制度都是空中楼阁，所以对于一些基础薄弱村，必须配强党组织和党员。

群众参与是动力。宁海在推广过程中，一方面坚持清单简单易懂，另一方面广泛宣传，让农民积极参与，所有农村干部多次参加权力运行考试，考试合格率达97.5%，全县印发20余万册小微权力清单手册下发到每家每户，使得人人都能根据手册监督“小微权力”。

监督有效是保障。根据“清单制度”，截至2016年10月，宁海县警示教育镇、村干部436人，书面通报批评229人，党纪立案及处理87人，移交检察机关6人，极大地提振了人民群众对小微权力清单制度的信心。

目前，宁海县农村2万余名困难党员和困难群众，8千余名低保户对象附赠36条要求申报审核、全程公示，3年来没有接到一例投诉，工程招投标、财务管理等重点领域，村干部“随意拍板”、以权谋私的违纪违法行已基本杜绝。